

## 【论 文】

# 对韩国语言文字政策的回顾与展望

邵 磊\*

## 一、前言

语言文字的发展，不但受到本民族文化发展的影响，也会受到周边文化的影响，更会反作用于这个民族的文化甚至是整个社会今后的发展。汉民族、大和民族、朝鲜民族、京民族(越南)，这四个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习俗，也有着相互迥异的语言特点，却因历史上受到中国政治及文化上的影响，共同成为了汉字文化圈的成员，使这些民族都以各种方式使用汉字来表記本民族的语言，促进了该民族语言文字的发展。然而，由于各民族不同的民族性格，以及各民族所经历的不同历史轨迹，使各民族在后来的发展中，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方式发展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比如汉字的创造民族汉民族保持着汉字纯用，善于吸收先进文化和技术的日本根据汉字创制了假名并且使用假名汉字混用的书写体系，曾经与中国关系密切但后来被法国殖民统治过的越南在经历了仿造汉字创制喃字的过程后全面废除汉字并将文字拉丁化，而长期以小中华自居但却被日本侵占过的韩国虽独创谚文却一直徘徊于韩汉混用与韩文纯用之间。

韩国近500年来的社会发展经历大致可以归为：臣属中国、日本殖民、民族独立、美国驻兵、重返东亚等几个阶段；相对应的文化政策可对应为：一从华制、顺抗兼有、全民自觉、媚洋西化、重审反思；而又由此而产生的语言文字政策也随之发展为：汉字纯用、仿日汉混用而韩汉混用、韩文纯用、韩文西化、韩文纯用与韩汉混用之争。很多邻近的阶段之间相互重叠，国民认知处在转变的过程中，对语言文字政策的态度也处于混乱和争执。

由于自古借鉴汉文和华制的缘故，韩语中有大量的汉字词，而韩国上个世纪中期推行的去汉字化政策导致了文化危机，并影响了本国经济发展。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在东亚各国交流往来不断密切并融合的趋势下，韩国出现了“汉字热”。无论是知识分子、海外韩侨(如中国的朝鲜族和在日、在美韩侨均大量使用汉字)，抑或是在韩中国人、日本人和在华、在日学习工作的韩国人，越来越多的人提出了新形势下国家对汉字的需求，社会各界要求政府调整文字政策的呼声日益高涨。

本文将对韩国文字政策的发展脉络做以整理，纵向考察韩国的文字发展；并参考汉字文化圈各国的文字政策，找寻各地的经验与教训，横向考察周边国家对韩国的影响。通过对历史的回顾，对周边的比较，对现有文字政策的检讨，找寻一条既能传承传统文化，又能提高未来发展竞争力，还能促进多元文化下不同文化间相互借鉴、相互影响的开明的文字政策。

## 二、韩国文字政策的发展

### 1. 臣属中国·一从华制·汉字纯用

很多民族虽有本民族的语言，却没有本民族自创的文字，于是就只能借用周边民族的文字。韩国在韩文创制以前也是类似的状况，一直借用汉字来表記本民族的语言。

\* 作者为韩国延世大学(汉城)国语国文系、国立政治大学(台北)民族学系在读博士，BK21 (21世纪头脑韩国)教育研究事业团延世大学研究员。研究领域：语音学、文字学、古代朝鲜语、朝汉语言对比、阿尔泰诸语比较等。



据推测汉字自汉代孝文帝（公元前202—157）始传入朝鲜半岛，自此，韩国人将汉字作为书面语言运用于文字生活当中。当时在韩国只有贵族和官绅才有条件学习汉字，使用汉字来书写文书，而一般百姓却很少识字，也无法看懂或书写文书。由于汉字属于表意文字，难学难记，因此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但古代韩国的情况较中国又不同的是，汉字是表记汉语的文字，而属于黏着语的韩语与汉语的语音、词汇、语法大相径庭，学习汉字更像是学外文，更增加了学习的难度。

韩国人用汉字记录语言的方法有两种：一是根据汉文文法书写汉文，二是根据韩文文法书写汉文。前者相对于是完全照搬汉语的说话方式而记录成文字，如此就出现了说的是一种语言，而写的是另一种语言的不协调现象，这种文字表记方式也在日本和越南出现过。后者则是将汉文改良，根据韩语的语法规则来书写，不过根据描述韩语语法及语音特征的细致程度，又分为“书记式记录法”和“吏读式记录法”两种。“书记式记录法”是指依照韩语的语法语序来书写汉文，其例如下：

汉语汉文	记二人并誓，誓于天前，自今三年以后，执持忠道，誓无过失。
韩语汉文 书记式记录法 (上)与现代韩文直译(下)	<p style="text-align: center;">二 人 並 誓 記， 두 사람이 함께盟誓<sup>1</sup>하여記錄한다</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天 前 誓， 하느님 앞에盟誓한다</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今 自 三年以後，忠道 執持， 只今으로부터 三年以後에 忠道를 執持하고</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過失 無 誓。 過失이 없도록盟誓한다</p>

“吏读式记录法”是指不仅语法遵照韩语，连同助词和语尾的发音也细致表记的的汉文记录法，通常用借用同音字、同义字、汉字部首或略字等方法来表记，其例如下：

汉语汉文	蠶陽物，大惡水，故食而不飲。
韩语汉文 吏读式记录法 (上)与现代韩文直译(下)	<p style="text-align: center;">蠶段陽物是乎等用良，水氣乙厭却， 蠶만 陽物이온들쓰아 水氣을 厭却</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桑葉叱分喫破爲遣，飲水不冬， 桑葉뵈 喫破하고，飲水안들。</p>

由于古时的韩国人尊崇华制，儒家思想被立为治国的指导思想，事大主义被奉为国策，使用汉字等效法中国的做法也由此成了正统。千百年来使用汉字的韩国人，无论是词汇的丰富上，或是思考的模式上，都受到汉文的巨大影响，使得汉字与汉文深深的融入到了韩国人语言生活。但由于韩语与汉语分属不同的语系，语言特征迥异，汉字仍然不能确切的记录韩语的每个细节。深感人民语言生活不便的朝鲜朝世宗大王，开明地创制了韩国人特有的文字——训民正音，也即今日韩文的前身。世宗大王在《训民正音》中的赐序中这样写到：

“国之语音，异乎中国，与文字不相流通。故愚民有所欲言而终不得伸其情者多矣。予为此悯然，新制二十八字，欲使人人易习，便于日用耳。”

<sup>1</sup> 为突显韩文与汉文实词的对应关系，本处将现代韩文中的汉字词以汉字来表达。此类与汉字混用的现代韩文书写方式即为“韩汉混用”式行文。



世宗大王创制韩文的意图如如下三点：一、汉韩语音不同，汉文表记韩语不通；二、百姓不识字，无法陈清；三、扫盲，使人人都可识字学习。可见世宗大王创制韩文原因主要还是汉字使用的不便。

但韩文的诞生并不意味着它被普遍而广泛地使用，由于汉文化在韩国的根深蒂固以及韩国各阶层人士为坚守事大主义、保守正统文化而进行强烈的反对，使得这套文字没能得到主流地位。但它简单易学，便于日用，因此在平民妇孺坊间得到普及，而贵族、官员还是继续使用着汉字。文字的使用体现着社会和政治地位的差别，因此汉字被看做是文明的、高雅的、正统的文字，而韩文则被看做是社会下层使用的二流文字，也被贬称为“谚文”。这样的歧视态度显然是不妥当的。以今天的文字学观点来看，韩文是相当科学实用的文字。

## 2. 日本殖民·顺抗兼有·仿日汉混用而韩汉混用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发生，日本出兵朝鲜，要求朝鲜改革内政。7月23日日军占领朝鲜王宫景福宫。1895年，战败的满清政府向日本求和，签订了《马关条约》，承认了朝鲜解除与中国的藩属关系而独立，使朝鲜陷于日本的控制之下。伤心的朝鲜人民认为中国再也无法保护朝鲜的安全，遂宣告脱离与中国上千年的宗藩关系。末代的高宗大王携子纯宗大王，在参拜宗庙时，就宣布了《洪范十四条》，其中第一条即是“割断依附清国虑念，确建独立自主基础”。

近代开化思想和民族主义的影响，朝鲜民族有了新的想法，他们也开始将韩文看做是自己的民族文字，是值得骄傲和自豪的，并开始提倡使用。1895年甲午更张时，“韩汉混用文”（或韩汉夹写文、国汉混用文）即被制定大韩帝国的公用文。本民族文字与汉字混用的书写方式最早源于日本平安时期，而这种“和汉混淆文”一直使用流传至今。明清以来，日本多次骚扰侵略朝鲜，但间接的也使得日韩在文化领域上有了交流与借鉴。

日本统治时代，日语为学校教育使用的语言。日治前期与中期，学校教育中亦教授韩语。这也间接的促使了韩语文书写更靠近日本与汉字混用的书写方式，形成“韩汉混用体”。如前文表格中的现代韩文直译部分，即是韩汉混用的书写方式。

# 大韓民國憲法

[전부개정 1987.10.29 헌법 제10호]

## 前文

悠久한 歷史와 傳統에 빛나는 우리 大韓國民은 3·1運動으로 建立된 大韓民國臨時政府의 法統과 不義에 抗拒한 4·19民主理念를 계승하고, 祖國의 民主改革과 平和의 統一의 使命에 입각하여 正義人道와 同胞愛로써 民族의 團結을 공고히 하고, 모든 社會的 弊習과 不義를 타파하며, 自律과 調和를 바탕으로 自由民主의 基本秩序를 더욱 확고히 하여 政治·經濟·社會·文化의 모든 領域에 있어서 各人의 機會를 均등히 하고, 能力을 最高度로 발휘하게 하며, 自由와 權利에 따르는 責任과 義務를 완수하게 하며, 안으로는 國民生活의 均등한 향상을 기하고 밖으로는 항구적인 世界平和와 人類共榮에 이바지함으로써 우리들과 우리들의 子孫의 安全과 自由와 幸福을 영원히 확보할 것을 다짐하면서 1948年 7月 12日에 制定되고 8次에 걸쳐 改正된 憲法을 이제 國會議의 議決을 거쳐 國民投票에 의하여 改正한다.

## 第1章 總綱

第1條 ①大韓民國은 民主共和國이다.

②大韓民國의 主權은 國民에게 있고, 모든 權力은 國民으로부터 나온다.

### <图1> 韩汉混用体的韩国宪法节选

韩汉混用文中，汉字只用于书写“汉字词”（起源于汉语的词汇），而不用于书写韩语的本土固有词汇，固有词需以谚文书写。此特点区别于日语，日语中汉字可以训读形式书写日语固有词



（和语）及外来语。

韩语与日语有着很多的相似性。首先从语言的角度上看，韩语与日语的语法非常相似，且同属于阿尔泰语系；而且两者的同源固有词汇和受汉文影响而形成的汉字词汇占本国语言比重巨大，使得两者都成为大量引入汉字词的语言。从文字的角度看，日韩均曾长期使用汉字作为国文，有着上千年使用表意汉字的传统；韩文与日文又都有仿造汉字外观的因素在里面，皆同汉字一样是方块字，横写竖写均可，且易与汉字混写。因此韩国仿造日本那样夹杂汉字混写，是非常容易且便利的。也正是在日占时期，韩国完成了近代化的发展，此时产生的大量新兴事物词汇也从日本创造的汉字词引入。韩国现代的语文由此奠基。

### 3. 民族独立·全民自觉·韩文纯用

日本统治后期，加大了对朝鲜民族各方面的压迫，并推行皇民化政策。这同时也牵连到教育，朝鲜语被从学校教育中排除，全面施行皇民化教育。此时的朝鲜人民民族意识高涨，各个领域的独立解放运动展开，在语文政策上开始了韩文纯用的探索。

前文提到，世宗大王首创韩文，但却一直没能得以实践。韩国一直以“小中华”自居，凡事尊崇汉制，奉行事大主义。朝鲜<sup>1</sup>的知识分子和达官贵族害怕这种文字流传入中国，而被中国人嘲笑为“夷字”，而将朝鲜看做是蛮夷之一。但满清末，当中国自身难保、濒临灭亡之时，朝鲜人发现再也无法依靠中国来抵御外敌，原本被神明化中国文化也无法抵挡倭寇和西洋文化的入侵，马关条约之后满清竟然还将朝鲜拱手让给日本。朝鲜人民悲愤至极，突然觉醒，认为靠别人不如靠自己，于是开始大量的去中国化。首当其冲的非文字莫属。

韩国的文化当中，礼仪、哲学、文字（正式行文）、服饰、风俗等等都与中国有着高度的相似之处，尤其在多民族、多文化的中国，朝鲜民族的文化甚至比满蒙的文化更靠近汉文化。因此在众多相同之处寻求不同，韩国的“谚文”便变得十分难得。也确实，文字是最容易体现一个民族与他民族不同的特征。朝鲜宣祖朝时，曾有名为许浚的御医把汉文的医典用韩文编写解读；19世纪前后，还有用纯韩文创作的朝鲜民族文学代表作《春香传》。此时的韩国人将原本见不得人的“谚文”作品、读物都又拿出来，崔培培等早期的国语学者又以纯韩文着书构造韩国语的语法和音韵体系等，开始了韩国人重寻韩文之路。

1945年，朝鲜半岛光复，结束了日本在朝鲜半岛长达30余年的统治。由于受美国国家地位和文化的影响，韩国知识界开始宣传“表音文字优越论”、“汉字落后论”。1945年，美军临时管制政府的学务部根据韩语教育审议会的意见，在其公布的语言政策中规定的小学 and 初中教科书不能使用汉字，政府文书也要用纯韩文书写，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并写汉字。但是这项政策不触及民间以及社会的文字生活。同时这项政策也成了使用韩语地区中官方废除汉字的首例。此后的1948年，韩国的制宪会议制定了相关的韩文纯用的法律，1945年的政策得以延续。1950年，内务部通令容许夹写汉字，但是五年以后该通令被推翻。

1961年通过“5·16”军事政变上台的朴正熙曾试图自1962年3月起，在韩国所有出版物中全面取消汉字。但该计划遭到了以南广佑为代表的国语国文学会的一些学者的反对，朴正熙只好暂时放弃。60年代末、70年代初，统治韩国已近十年的朴正熙面临着严重的政治危机和挑战，为了摆脱困境，为了能够在1971年第七届总统选举中战胜强有力的挑战者金大中，从而实现其连选连任的梦想，朴正熙展开了政治攻势。在此背景下，朴正熙选择了贴着爱国标签的“韩文纯用”，并使其真正开花结果。

1968年10月9日是韩文诞生522周年纪念日，朴正熙在这天发表的总统致辞中宣布，韩国将从1970年1月1日起全面实行“韩文纯用”。随后，同年10月25日，朴正熙向政府文教部下达了关于实行“韩文纯用”的七项指示：一、所有的行政、立法、司法文书以及公民向这些机关所提交的书面材料一律不准使用汉字，否则不予受理、采用。二、在文教部设立“韩文纯用研究委

<sup>1</sup> 此处并非指代今天的朝鲜民族主义人民共和国，而是指韩国的末代封建王朝——朝鲜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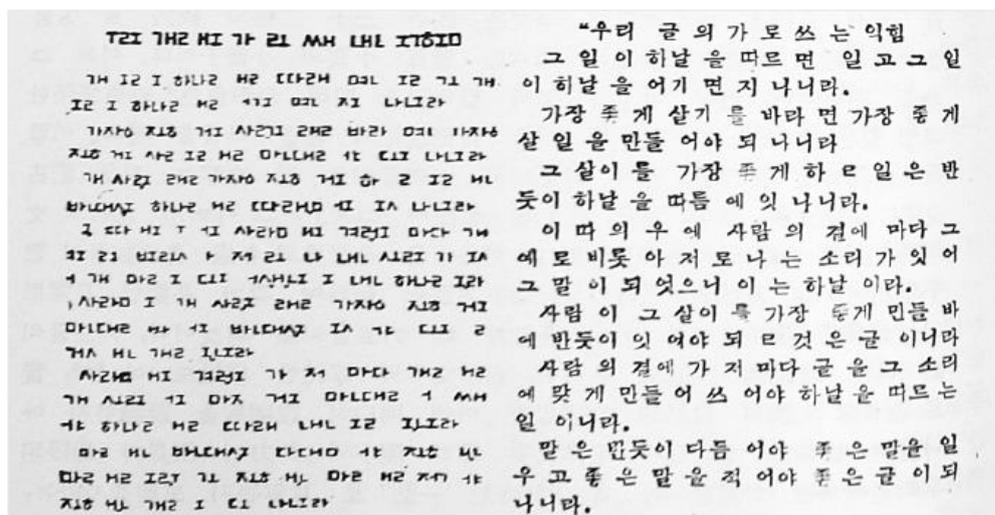


员会”，负责研究简易的韩文标记法及其普及方法，以便为韩文的普及创造条件。三、研制开发韩文打字机，并搞好普及工作，直至将其推广至每一个基层机关。四、通过奖励等手段，鼓励舆论出版界实行“韩文纯用”。五、由于1948年“韩文纯用法”中有“在一定时期内，在必要时，可以并用汉字”的规定，因此，要对该法律进行修正，以便为全面实施“韩文纯用”提供法律保证。六、全面废除各级各类学校教科书中的汉字。七、将韩国的古典文献从汉字译成韩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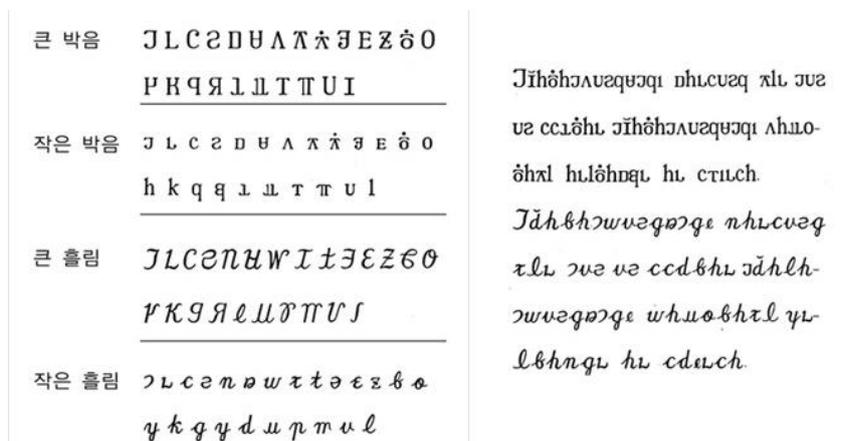
看得出，朴正熙是要进行一场彻底的文字革命，是要将汉字连根拔起。在总统指示下达后不久，政府以国务总理令名义先后于1968年12月和1969年9月下达了《关于韩文纯用的总理训令》和《国民学校(小学)教育课程改正令》，对“韩文纯用”进行具体部署。

#### 4. 美国驻兵·媚洋西化·韩文西化

就在韩国知识界开始宣传“表音文字优越论”、“汉字落后论”的同时，民族主义国语学者崔鉉培开始主张分韩文改造三段论：一、废除汉字，将汉字词改用韩文字母表记（拼写方法如果传统的“合写法”），行文由竖改为横；二、作为过渡期，将每一个韩文字分解为一因素一字母，像英文一样依次按前后顺序排列，也被称为“拆写法”；三、用一定的西文字母来取代这些被分解为最小单位的韩文字母，从而最终取消韩文字母，即“西文法”。由此，实现韩文西文化的呼声崛起，其最终目的就是要将韩国在整个文化和价值上都摆脱东亚汉字文化圈，并加入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文化圈，即所谓“脱亚入西论”。



〈图2〉韩文的“拆写法”与“合写法”



〈图3〉韩文的“西文法”



但这样的并没有得到大多数人和官方的拥护，韩文的西化不仅割裂了历史与文化的传承，更破坏了人民正常的语言文字生活，造成文字认读的效率大大降低，还会造成西化韩文与英文同字不同音的混淆。而目前即使是韩文纯用，也仅是韩文西化论者三部曲的第一步罢了，目前看来后两种无论如何也不会实现。

但即使韩文不西化，也依然难逃整个韩国语言的西化。由于与欧美的亲密接触，韩国语中大量引入英语外来语。若是新鲜事物，固有词无法新造词，而使用汉字词又会产生歧义等不便，引入英语外来语倒也是一般语言的常态。但韩国语的英语外来语已经达到了一种泛滥的程度，就连“妻子”、“母亲”等这样的常用词，在固有词和汉字词都同时兼有的情况下，韩国语中依旧存在英语外来语。显然，这些外来语并非是为了方便韩国人而引入的，因为固有词和汉字词足以表达这些概念的含义，因此通常被认为是为了方便外国人理解。但问题是，这些外来语由于发音不标准，致使外国人根本无法理解其意。因此常用词的英语外来语引用就变得毫无意义，只能说是使用者崇洋媚外的心态作祟吧。

而外来语的泛滥也是导致汉字使用大大降低的原因之一。

### 5. 重返东亚·重申反思·韩文纯用与韩汉混用之争

自1970年代起，韩文经历了空前的纯用化文化改革。从1月份起，政府所有的公文一律使用韩文。而在学校，除了文科外，连高中毕业生都没能学得一个汉字，只好鼓励他们在大学学习生活用汉文。1970年11月25日，“韩国语文教育研究会”等7个学术团体共同发表了“敦促恢复汉字教育声明书”，并将其呈报到学术院。其中包括韩文纯用的弊端以及既然汉字词是韩国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应实施汉字教育等内容。学术院的答复是“赞成从小学起阶段性地实施汉字教育”。针对此举，“韩文学会”等37个团体于1971年9月24日共同发表了《关于韩文纯用的建议书》，但由于韩文纯用所导致的种种矛盾，没能引起特别的反响。1972年8月，文教部确定并公布了在中学和高中教育用汉字1800字(初中900，高中900)，并恢复在初中的汉文教育。这1800字只是教材编写用汉字，对社会的文字生活没有任何制约力。1974年7月文教部(关于在初中、高中教科书中并用汉字的方针)指出：“在国语、国史教科书中并用汉字，从76学年度起扩展到整个教科书中”。对汉字教育方案，当局阐明了两个前提，其一是实施汉字教育的根本目的不在阅读古文，而在理解韩汉文混用的报纸、杂志和专业书籍，其二是利用人名、地名等来增强学习效果所需的汉字，在1800字外可再增加10%的量。“韩国语文教育研究会”发表声明书支持这一方针，而“韩文学会”发表建议书要求中止汉字教育。

1976年9月，文教部推翻自己在同年6月发表的“若可能将从1976起在小学实行汉字教育”的声明，不同意在小学进行汉字教育。对此社会各界议论纷纷。1977年8月18日，朴正熙大总统指出：“删除现实生活中常用的汉字，这种极端的主张当然不对，但是欲扩大目前使用的数量也不合适。”“韩文学会”认为，为了发展和弘扬韩国固有的民族文化，同时为了加速民族文化的现代化进程，文字生活只应用韩文进行。而“韩国语文教育研究会”等希望恢复从小学起进行汉字教育并编撰韩汉混用教科书。1995年5月，金泳三大总统咨询委员会提出了“为迎接信息化、世界化的到来，在中、小学加强汉字教育”的教育改革案。由此，韩文纯用和韩汉混用这两个主张的对立愈演愈烈。即使是1990年代以来，该争议依然没有停止过。“韩文学会”会长许雄于1998年2月末，向韩国总统金大中递交了“强化韩文纯用，反对在小学变相进行汉字教育的建议书”，并号召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韩文纯用运动。在此之前的2月中旬，主张韩汉混用的“韩国语文会”理事长李应百通过向国会递交的请愿书和建议书要求废止韩文纯用法，并主张从小学起就实行汉字教育。这两种主张水火不相容，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

1999年2月，韩国政府决定在公务文件和交通标志等领域，将恢复使用已经消失多年的汉字和汉字标记，以适应世界化的时代潮流。该方案指出，今后，凡是地各、人名、历史用语等不写汉字就容易发生释意混乱的词汇，均在韩文后面注明汉字。而且，为了给中国和日本的观光者提



供方便，将逐步在道路交通标志上实行汉字标记。同年8月，金大中总统发布总统令，要求在必要的情况下并书汉字以确保公务文书的内容准确的传达。此外，还将同教育部门协调改善汉字教育体制的问题。主持这次国务会议的韩国总统金大中说：“如果无视汉字，将难以理解我们的古典文化和传统，有必要实行韩、汉两种文字同时并用。”

### 三、是否使用汉字的争议

韩文纯用论者认为，韩文是最现代、最科学、最简单的文字，使用起来没有任何不便；而汉字不仅难学，而且难写，还费时，不适宜作信息化时代的文字。所以，根本没有必要非使用汉字，更没有必要从小学起就实施汉字教育。目前在初中、高中进行的汉文教育可足以满足继承传统文化的需要。学习、研究汉字和汉文是专家的事情。况且，目前韩国的文字生活基本上是韩文。例如，国内的书籍几乎全部用韩文出版，与这一趋势相对抗的最顽固的报纸和杂志等新闻媒体目前大部分也采用横写和韩文纯用。光复后，北朝鲜彻底实施了韩文纯用，只在中学和高中教3000汉字，汉字教育只局限于作为外国语的“汉文”课程。考虑到朝鲜半岛统一后语文政策的接轨，应该实行韩文纯用。此外，散居在中国、俄罗斯、美国等世界各地的以洲)万海外侨胞的后裔们也都在学习韩国语和韩文，他们的教育用文字也是韩文。韩国是世界上文盲最少的国家之一，这应归功于科学而易学的韩文。他们强烈主张现在是该删除《韩文纯用法》中的“只是在一段必要的时间内可并用汉字”一条，并彻底贯彻执行《韩文纯用法》的时候了。

韩汉混用论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理由。首先是韩国语的特殊性：由于历史的原因，汉字已在韩国使用了两千年，扎下了根，成为韩国语的一部分。学术用语大部分是汉字词，若用韩文表达意思不确切，而外来语的能知度又很低；占据韩国语词汇的70%的是汉字词，而且同音异义词相当多，如不用汉字标记不易区别词义。其次是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的需要：大部分古代和近代史籍都是用汉字记载，即使翻译成韩国语，也需读原文。其三是教育效果问题：汉字有利于促进大脑发育，年幼时开始学习效果更佳；汉字的构词和压缩功能发达，非常适合于作计算机语言。还有国际关系问题：为确保国力不衰退，并在韩、中、日等拥有17亿人口的亚太地区汉字文化圈中立于不败之地，应进行汉字教育。最后一点，韩文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表音文字，而汉字是融视觉性、简约性、构词性、伦理性为一体的最优秀的表意文字。如果适当地混用这两种文字，可互补各自的长短处，国民的文字生活将会更有效。韩汉混用绝非是主张以汉字为中心的文字生活，而是制订2000字左右的常用汉字，在报纸、杂志、出版物中混用，这不仅能得到社会、文化方面的教育效果，还可提高人们思考力，扩大词汇量，有利于继承发扬民族优秀的传统。因此强烈呼吁废止韩文纯用法。

迄今为止，韩国的汉字教育是以这两种主张折衷的方式进行的。而且小学的汉字教育行使权由小学校长掌握。相对立的主张能够争执到现在，其根源在于韩国的语文政策不够一贯。文教部主张：以韩文纯用为根基，小学课本只用韩文，在中学和高中韩汉并用并讲授汉字”。虽然1948年国会颁布的《韩文纯用法》至今没有任何改动，但是，1965年曾在国语教科书中出现汉字(单独标记)，而1970年在小学、初、高中中实行了韩文纯用，从1973年起只在小学教科书中实行韩文纯用，而在初、高中教科书中实行汉字并用(在括号内)等，令人无所适从。

### 四、对韩国文字政策的检讨

在“韩文纯用”实施近三十年的今天，韩国人的汉字水平是怎样一个程度？

“韩国汉字能力检定会”是韩国权威的汉字水平鉴定和考试机构，由韩国语文教育研究会会长南广佑于中韩建交之初的1992年9月发起成立(南先生兼任会长，直至1997年12月6日去世)。1997



年5月该会组织进行了全国第九次汉字能力鉴定考试,结果,大学本科毕业生的平均成绩仅为29.5分(百分制,使用的是四级试题,出题范围在1000字之内),这在韩国引起了震动,全国各大媒体均对“四年制大学毕业生的汉字能力接近于文盲”一事表示震惊。其后,1998年3月,一些专科大学毕业生也接受了同样的考试,平均成绩仅为16.6分。更为令人震惊的是,在接受陆军第三士官学校金钟焕教授主持的一项调查时,这些专科大学毕业生中,不能用汉字准确写出自己姓名的竟有6.6%;不能用汉字准确写出父亲姓名的达54.3%;不能用汉字准确写出母亲姓名的多达69.3%。韩国人的姓名是以汉字为准的,在传统上,如果不能用汉字写出父母的姓名,会被认为是对父母的莫大不孝,因此,这个调查结果一公布,舆论一片哗然。

所以,南广佑生前曾广泛告诫韩国人:“走上社会,如果不想当文盲,就学汉字吧!”这是否有点危言耸听?绝对不是。韩文中的汉字词有数万之多,它们在韩文词汇中所占的比重达到了70%以上,而且,汉字词基本都是文化用语;而大学毕业生的汉字水平接近于文盲,因此,即使对韩国一无所知,也能据此对韩国的总体文化水平有一个大致的结论。

那么,不会汉字,究竟会给韩国人带来何种影响?换言之,“韩文纯用”究竟给韩国带来了什么后果?现在韩国人的语言生活究竟处于怎样一种境地呢?韩文汉字词的意思是以汉字所代表的意思为准的,而汉字所代表的意思是通过汉字的形状来体现的,因此,离开了汉字形状的韩文汉字词,便将汉字本来所代表的深邃而精确的含义部分地掩藏了起来,其表意功能便不再像汉字那样完善了。这就像只用汉语拼音而不用汉字笔画来书写的汉字一样,形与意之间出现了严重脱节,意思的表达与认知出现了障碍,而由它所构成的语言便不再像汉语那么流畅和准确,总有一种隔墙说话、阅读盲文的感觉。下面引用韩国各界知识分子的一些评价作为对韩文纯用检讨。

淑明女子大学的一项研究成果中提到:“高中公共科学课现行教材所使用的词汇中有86.7%是汉字词,学生对这些词的意思很不理解。”“教科书中如果只标韩文,学生对书中的词汇最多只能理解25%。而如果在这些韩文后面的括弧内注上汉字,学生就能理解到70%。”而且,韩文汉字词还有一个先天不足,即用拼音文字的韩文书写的词汇常常是同时代表着多个不同的汉字,表达多个不同的意思。例如:“致命”与“治命”,“公论”与“空论”,“天女”与“贱女”,“对韩贸易”与“大韩贸易”,“肢骨”与“指骨”、“趾骨”等,不仅意思不同,甚至是意义完全相反的,但它们在韩文中的发音却是完全相同的,因此书写也相同,仅凭书写和发音是无法区别它们所代表的不同意思的。要想区别它们的词意,最好的办法就是标记汉字。因为,它们的意思能够通过汉字的不同形状而得到最彻底的反映和体现。否则,理解就可能出现混乱,搞不清是“指骨”还是“趾骨”,甚至导致完全错误或相反的理解,将“致命”理解为“治命”!

虽然,并不是所有的韩文词都存在此类问题,而且在遇到此类情况时,可能通过对上下句关系的理解,甚至通过另外的解释等辅助手段,来减弱这些问题所带来的不良影响,但不管怎么说,没有了汉字的纯韩文所带来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有的还相当严重。

韩国全国汉字教育推进总联合会常任委员长兼理事长、明知大学国文系教授陈泰夏指出:“抛弃汉字使韩国社会出现了知识、哲学和思想的贫困,今天的经济危机,就是韩国半世纪以来推行韩文纯用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因为,正是韩文纯用才使得韩国社会出现了大批的半文盲。对于汉字问题,我们不能把它当作是语文教育方面的问题来考虑,而应该认识到,它是涉及到我们社会是否出现才智崩溃的大问题。”<sup>1</sup>

《朝鲜月刊》记者金容三指出:“假如在汉字消失后,我们仅靠韩文就能维持正常的信息交流、高水平的学术研究和较高的国家竞争力,那么,不用汉字倒也无妨。问题在于,我们的语言在构造上,韩文和汉字就像是鸟的两个翅膀、车的两个轮子。我们却把汉字这个翅膀和轮子给废了。”“在我们的语言和文字中,必须书写汉字才能使理解顺畅起来。所以,如果离开汉字,交流

<sup>1</sup> 《亚非研究(第3辑)》,〈中国学研究者陈泰夏访谈录〉,时事出版社,2010.01.01



和沟通就会出现障碍，这将影响国家的生产力或者竞争力，而它们将决定‘国家的质量’。”<sup>1</sup>

国立汉城大学电子工学系名誉教授安秀桔的一席话可谓一针见血：“只有语言是准确的，思维才可能是准确的和清晰的。但由于我们抛弃了汉字，因而使得那些精雕细刻、内涵丰富的概念性词汇接二连三地退出了舞台，而同时，一些似是而非、模棱两可、主要靠自我感觉来理解的词语也随之而不断出现，这使得我们整个社会变得非常浅薄。”“在现今时代，国际上出现的信息，在眨眼之间即传播到地球村的每个角落。我们要想接受这些有用的信息，并尽快将其消化吸收，以为我们社会所共享共用，我们就需要使用大量新的概念性词汇。但仅靠我们的固有词是没法造出这样的概念性词汇的，即使我们将固有词都用光了，我们也无法完成这一任务。因此，抛弃汉字便使得我们陷入了词汇不足的困难境地。为填补这个空白，现在，我们的知识界只得照搬日本创造的一些用语和词汇。”安教授认为：“要想从日常生活开始培养出概括性较强的语言能力，只有学习和传授汉字，别无他途。”最后，安教授警告说：“如果我们社会再继续排斥和废弃汉字，那么，为了保持正常的学术水平，学者们和知识界便只好抛弃我们自己的语言了。如果我们不能顺应时代要求对韩国语文进行改革，如果再忌讳汉字，那么，我们语言的功能将大打折扣，这势必会对我们的学术、文化等智能方面造成影响，而果若如此，我们将很快走上亡国之路。”<sup>2</sup>

现代韩国国语国文学泰斗、国立汉城大学国文系李基文教授说：“由于我们实行了韩文纯用，我们对语言表达的要求降低了。现在，大学教育越来越加依赖英语了。这种现象在理科、工科、医科、文科等领域，尤为严重。”他说：“我参加了一次公共课的考试监考，结果发现，数学科目竟然是用英语出题的。我不明白出题教授为何这样做，于是便问其原因。结果，这位教授答道：‘若用韩文出题，意思表达就很难做到准确，所以，只好用英语。’我看了一下题目内容，发现，若用汉字，足可解决问题。于是便又问他为何不用汉字而一定要用英语，他答道：‘学生不识汉字，何以用汉字出题？’”李教授感叹道：“若再继续固守韩文纯用，我们的学问、学术便只能依赖英语了。”<sup>3</sup>但是，英語卻有著一個致命的弱點，就是詞根數少，新鮮事物或概念需要大量造詞才能解決。但漢文僅憑千百個常用漢字，通過不同的排列組合，就足以應對千變萬化的新世界。韓文本已將漢字與自己的語文生活融為一體，可以像中國和日本一樣利用漢字創造無數新意涵的單詞，但放著現成的工具不用，執意要與一個他語言文化圈的英文接軌，不但要追隨英文大量添加新詞，甚至還會出現排斥反應。

“韩文纯用”又给韩国带来了另一个严重后果，即，英语和西方文化的蜂拥而至使得韩国陷入了严重的文化冲突和文化断层之中，使得韩国同自己历史传统的距离越来越远，同其它汉字国家的距离越来越远。韩国生态学会理事长、国民大学山林资源系金恩植教授说：“我们抛弃汉字的后果是，汉字走了，英语来了，英语占据了过去汉字的位置。韩国人思考方式发生西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汉字被抛弃了。由于不懂汉字了，因此，从祖先开始代代相传的族谱、家训、庙碑名、祖先的典籍及记录等，便统统丢得一干二净。同时，西洋文化和思考方式则如洪水一般蜂拥而至，将祖先留下的东西卷得片甲不存。”另一方面，“韩国半岛处于东北亚的中心地带，而与韩国一衣带水的日、中两国都是以汉字为本的国家，韩国与周边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是唇齿相依的关系，想扯都扯不断地交织在了一起。韩国的最大出口对象国是中国，最大进口对象国是日本。”因此，金教授认为：“抛弃汉字导致了‘时间与空间两方面的断裂’，这是一种生态失衡的不良状态，它正在给我们民族带来天文数字的损失，这种损失是无法用金钱数来估量的。”<sup>4</sup>

## 五、结论

<sup>1</sup> 金容三，“比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救更为严重的国家危机”，韩国：《朝鲜月刊》1998.09

<sup>2</sup> 同上。

<sup>3</sup> 李基文，“漢字問題的本質”，韓國：《語文研究》總第24期 第3號，1996

<sup>4</sup> 同4。



韩国远离汉字，企图独树一帜，却陷入了自我隔离的孤立状态。2009年1月韩国“全国汉字教育推进总联合会”宣布，已于日前向总统府呈交了由韩国健在的二十位前总理联署的《在小学教育过程中实施汉字教育建议书》，敦促韩国政府尽早在小学教育中实施汉字教育。他们认为：“这半个世纪以来，由于‘专用韩文’的错误政策，今天我们陷入了比上世纪90年代经济危机还要危急的文化危机中。”因此建议，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在小学过程中，应让学生分阶段学习汉字，不应将汉字视为外语，为实现国语生活正常化，应将汉字和韩文一起作为‘国字’进行教育。这些前总理显然后悔在执政期间未曾重视民族文化问题，结果才有今天的尴尬局面。不过，能亡羊补牢也不失为一个积极举措。

近年来，随着中韩交流的日益频繁和中国国力的上升，韩国国内重视汉字教育的呼声也日益高涨。韩国出现的汉文热，背后的推动力显然是经济利益。对于原属汉字文化圈的国家地区（中国周边的越南、朝韩、日本等）而言，汉字几乎承载着相同的历史记忆。一段时期，在中国国力衰弱之时汉字不同程度地遭到抛弃，在中国国力日渐强盛的今天，这些国家的汉字热日渐升温。这或许还只是一个开始。

韩国教科部正在推进的高考修改方案中，企图将汉字排除在考试范围之外，引起了师生及一些有识之士的不满，强烈要求政府恢复汉字教育正常化。2010年3月23日韩国汉文教育学会在首尔火车站广场组织举行了“汉文教育正常化”大会。来自韩国各地高校汉字相关学科的师生们高举“汉字万岁”的标语牌，高呼口号要求韩国政府重视汉字教育。

当信息时代大潮涌来之时世界上很多人声称汉字无法输入电脑，汉字必将被淘汰，文字拼音化一度甚嚣尘上，韩国正是在那时进一步强化了“去汉字化”政策。然而，随着技术的进步以及有识之士的努力，汉字输入不但没有成为屏障而且输入速度还超过了英文。时代潮流汹涌澎湃，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韩国去汉字化之路能走多远？完全取决于韩国政府。不过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汉字伴随韩国人从过去走到了今天，也必将伴随他们走向未来。

在此，也为韩国的文字政策提出一些建议，不但关乎韩国，也关系整个东亚汉字文化圈各国之前的文化交流与和平往来。

一、由韩汉并用到韩汉混用：目前韩国的语文政策是调和了韩文纯用与韩汉混用两者的折衷法案。所谓韩汉并用就是在韩文之后加注括弧，重新标注汉字。但这样的行文方式效率低下，虽然提高认读率，但并不会提高阅读速度和理解率，反而因重复标注而造成混乱。同时也非常不经济，造成纸张、油墨等的浪费。因此最终目标还是应该回到韩汉混用的行文方式上来。

韩汉混用	大韓民國의 主權은 國民에게 있고, 모든 權力은 國民으로부터 나온다.
韩汉并用	대한민국(大韓民國)의 주권(主權)은 국민(國民)에게 있고, 모든 권력(權力)은 국민(國民)으로부터 나온다.

〈图4〉 韩汉混用与韩汉并用的差别

二、重新确立汉字在韩国语文中的地位：正视汉字为韩国语文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使韩国人从语言习得能力最强的小学起就开始学习汉字，加强汉字水平考试，使汉字考试称为高考的一部分。

三、尽量以汉字词代替外来语：“汉字词并非外来语词汇、而是本国词汇”在韩国语言学界具有广泛共识。外来语的膨胀引入不但不能使韩国语表达更准确，反而增添了语言负担。使用具有极强造字能力的汉字词汇即可解决该问题。而这也是加强汉字教育后的承接任务。

四、充分使用汉字：汉字具有很强的识别和美感功效，在匾额、条幅、标语等处多加利用汉



字，不但可以使其美观、更富文化底蕴，也可以发挥汉字言简意赅的提炼作用。且在户籍、身份证等证件上广泛加注汉字，尤其是人名、地名等。

五、将汉字标示规范化：目前在韩国的路牌、地铁等公共设施上逐步开始添加汉字标示。而这些汉字标示不仅是为观光客提供外文翻译，更是对本国人关注汉字所做的标注。而且，即使是针对日本或中国（含港澳台）游客的中日文标示，也尽量多使用简短汉字语段、并使用繁体字。繁体字可谓全世界汉字的最大公约数。

六、促进汉字统一：中日韩三国汉字的字体、字形、字义有一定差距，但总体是“同多於异”。将汉字的字体、字形、字义统一，并促进词汇的统一，非常有利于三国的交往与融合。因此这是中日韩三国需要共同努力的方向。

七、中国帮助韩国的汉字教学：虽然韩汉混用、或者韩汉并用是韩国的语文政策，但是这也同样关乎于中国交往之关系。韩国使用汉字的语文政策对中国也是非常有利的。尤其中国作为汉字的母国，在汉字的使用和教学方面均有着先天优势，中国可以利用在韩国的孔子学院，不仅教授中文，还可以加授韩国汉字课程，促进韩国的汉字教育。

韩国应该树立正确的汉字观。在“去汉字化”的过程背后，隐藏的正是“汉字是外来文字”的思维。韩国作为单一民族国家，具有某种程度的排外性。韩国现在的历史观不断的强调韩民族是如何摆脱中国、日本等国的淫威，才换来今天的民族独立。汉字是具有明显民族标志的文字，无论是“汉”，还是“Chinese Character”，都会让人很明显的联想到中国。正是在这样民族情绪下，“去汉字化”也随着“反中排外”的运动展开。

其实韩国人大可不必这样。虽然汉字创制的祖先是汉民族，但其后续的发展是离不开周边各民族的努力。比如近代以来的汉文词汇有很多都是从日本汉文引来，而大陆的简体字更是有不少参考了日本简化汉字的字形。论民族情感，中日之间的历史可谓是争议不断，但这丝毫没有影响日本对汉字的推崇，日本对汉字作为日本语言文字生活中一部分的认同。而中韩之间几乎没有太大历史恩怨，中国作为宗主国的负面印象也是到近大半个世纪才被韩民族主义者重新塑造和扭曲的。即使不愿重审历史，但也没有必要就此放弃汉字。汉字作为韩民族千百年来持续使用的文字，不仅承担着韩民族的历史与传统，更对汉字汉文的发展起到传播、完善和促进作用。我们可以说汉字是中国的，同时也是日本的，更可以说汉字是韩国的。这就好比没有任何人会争议拉丁文是不是英国的、法国的、德国的一样。

韩国应该放弃“去汉字化”背后错误的民族主义情绪，应该正视汉字在韩民族语言文字生活中不可动摇的地位。

## 参考文献：

- 庞庆祥，“韩国“去汉字化”之路能走多远”，《山东英才学院学报》，2011年第02期
- 纪小川，“汉字时代的归来——从国家关系角度看韩文的恢复汉字化”，《科技资讯》，2010年第22期
- 王光明，《亚非研究(第3辑)》，〈中国学研究者陈泰夏访谈录〉，时事出版社，2010.01
- 朱延松，“浅议汉字教育在朝鲜半岛的发展状况”，《才智》2009年第32期
- 李龙泰，“国汉文併用的妥当性与实现方案”，韩国：《韩文汉字文化》，2007年总100期
- 韩国语文教育研究会，《汉字教育论》，韩国：月印图书，2006年
- 朴光敏，“韩文专用论的谎言造成的现况与为使国汉混用语文运动成功而做的反省”，《汉字汉文教育》，2004年第12期
- 李立绪，“南广佑与韩国的汉字运动”，《山东师大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年第02期
- 申景林，“韩文纯用，汉字并用”，韩国：《爱国》，1999年总98期
- 李正子，“从韩文专用论与韩汉混用论间的争执看韩国的语文政策”，《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



1999年第02期

金容三,“比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救更为严重的国家危机”,韩国:《朝鲜月刊》,1998年第9期  
李宰日,《我国的文字政策和汉字研究》,韩国:明知大学校教育大学院硕士论文,1998年  
李基文,“汉字问题的本质”,韩国:《语文研究》,1996年总第24期第3号

## 【论 文】

---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本期责任编辑: 马戎、王娟  
邮编: 100871  
电子邮件: [marong@pku.edu.cn](mailto:marong@pku.edu.cn)

